我的一生

◆ 方成

◀ 方成近照

《论语》里有一句,写的是:子曰: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”

一

那是孔夫子讲自己的生活简历。我也就照此写我的:

我十有五而已上初中三年级,三十而已大学毕业,在上海和香港以创作漫画投稿为业共约三年之后,到北京进报社的一个小组里工作了。四十也不惑,一直在小组里继续上班,为人民日报约集漫画稿,也继续漫画创作。五十而也知天命,那年被押进“牛棚”,还曾在那里面苦度五十大寿。因为那时上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,所以社内各部门都开会学习上头发来的文件,展开讨论,按文件精神举行检查和批判的会议。会中群众在一起,自然会找出些罪证,以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罪名,把各部的领导划为异己,称之为“牛鬼蛇神”,押进“牛棚”批斗,监督他们干体力劳动。在我们工作小组里,几个同事都是三十来岁初学漫画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,而我已是四十多岁,在社内的级别、地位、工资都比他们高,也已被称为漫画家了,但非党员,这就自然会被他们视为异己。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,从1957年报上找出我发表的杂文《过堂》,当作是“右派”罪证,划我为“漏网右派”,“反动文人”,也当了“牛鬼蛇神”,押进“牛棚”批斗,监督劳动。因报纸还要出版,所以不久,已被划为“牛鬼蛇神”的各部领导都被“解放”,恢复原职,继续工作。但我非党员,自然也非领导,无领导职位,就依然遭强迫劳动,先后达十年之久。我爱妻共产党员漫画家陈今言为此愤恨不平,不幸英年早逝!我遭家破人亡之难。后因实行“改革开放”,我被平反,得“解放”,恢复原职。我年到七十而已被平反几年了,已退休在家。此时忆及我被我们组里那些年轻同事们陷害之因,愤而创作漫画《武大郎开店》。明眼人看了这幅漫画就会明白其中的含义。

被当作我的“反动”罪证的杂文《过堂》,已被收入《中华杂文百年精华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和《中国当代杂文经典》(春风文艺出版社)等4部文集中。

二

我退休之后就放下画笔,而专心用电脑写作矣。

前面写的是我的一生简历。详情就不这样简单了,现在我从头说起:

我祖籍广东省香山县,即今中山市,住南朗镇左步村。村里聚居欧、孙、阮三姓族人。我孙姓,早年上海著名女电影明星阮玲玉,她祖籍也是和我同村的。家父在北京,那时改称北平,他就在北平“平绥铁路局”任文牍课课员,所以我出生时在北平。家父因身边子女多,生活有所不便,就要家母带我们姐弟回祖籍香山县左步村里生活。我手无玩具,成天到处跑。记得是在人家家里见过墙上挂的一幅山水画,看来觉得有趣,也在地上学着画,在很平的墙上画。1927年我九岁,被带回北平去上学,就可以在纸上画了。我二哥先用北京话教我读书,我十岁插班读小学4年级。同学见我这个小广东说话还带点家乡腔调,觉得有趣,对我都很要好。现在我还大体记得几位同学的名字:高尔方,刘秀芳,步丰驹,岳鸿印。上到初中,记得同学张渊才外号叫“四牌楼”,因为上英文课,英文Spell(拼音)他念得不准,老师说他念成“四牌楼”了,因此成了他的外号。说来有趣,就容易记住。家父为上班走路近便,常搬家住。我们家住在西四牌楼下面路东的礼路胡同的时候,我上的是在附近的铭贤小学,那是英国基督教“伦敦会”创办的,主持人是英国人密池小姐,我们喊她“密教士”。她教英文和图工体,即图画、劳工、体育。我最爱上她的课。她教图画时,有时讲个童话故事,叫我们自己想其中的情节画出来。有同学不会画,我童年时在村里常画着玩,会画一些,就帮助他画。上到初中,图画老师衡平先生常收着我的图画课业里画的许多作品,拿去展览,叫“留成绩”,还特意送我一盒水彩画颜料。

三

我是在1931年小学毕业,考上北平市立第三中学的。因那时铁路局换了领导就裁员,家父被裁失业,只得返回广东家乡村里休养,那时他还不到六十岁。我叔父供我继续升学,我就转到有学生宿舍的弘达中学上高中。1936年我毕业,考上武汉大学化学系。1937年7月,日本大举入侵,武大被迫西迁到四川乐山县。那时我正在广东家乡村里度假,又去香港住舅父家。只得申请停学两年,获批准。1939年经舅父安排,我从香港到安南海防,经河内回到我国广西省柳州市。我二哥孙顺理(后曾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总工程师)正在柳州,他安排我乘运货汽车顺公路经贵阳到重庆,由此渡江西行到乐山返校复学读二年级。学校迁来,各方面都很困难,校舍、教室、宿舍都是从当地租借来的。文、法学院是在城里,我们理学院教室和宿舍在高西门外的露济寺内所建房舍。学生们虽然经济上很困苦,但生活上还很活跃:办剧团演话剧和京戏;下乡宣传;出壁报发表评论,写文章发表。我参加学校话剧团做后台工作。法学院同学季耿任导演,我们就常在一起。他比我大几岁,很会画,会作版画,有生活经验,我常听信他的,就成为好友。他鼓励我们和几位同学在一起合办文艺壁报,每周出一期,取名《黑白》。他听说我1935年在北京(那时改称“北平”)上高中时候,曾参加那时北京学生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相勾结,妄图实行所谓“华北自治”的阴谋,全体罢课成立北平学联,从12月9日开始全体游行示威。同学知道我会画两笔,曾要我画宣传画。我仿照上海出版的《漫画》杂志里的作品,画过几幅送到学联。我只记得曾贴在学校大门外的一幅,画的是二十九军使用的一把大刀,上面鲜血淋淋,标题《中国人的刀,哪国人的血?!》。因为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使用高压水龙喷射,也用大刀来镇压游行,砍伤许多人。这是我记得我平生所画的第一幅漫画宣传画。季耿知道我曾画过漫画宣传画,就要我主持壁报上的漫画作品,由我约稿。不料全校没人会画漫画。我只好自己画。我毫无漫画创作经验,但还理解漫画是用作评论,也是滑稽性的。就找同学里有趣的事来画,也常翻阅《漫画》杂志学着画。壁报出了两年多,我就渐渐学会了。

1942年我大学毕业,进入迁到乐山县附近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,那是我国著名企业家范旭东先生的企业单位。我从事当地四川矿盐的定性定量分析工作。1946年,我在另一单位遇到川大外文系毕业的郭小姐,两人相好。我求婚,她借口两人同龄不宜成婚,拒绝了。我因此苦恼失眠,很难继续工作,便决心远离她。因见上海报纸刊载米谷、张文元、丁聪的漫画作品,便决定到上海去,以漫画作品向各报刊投稿维持生活。那时曾在一起联合抗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又发生内战,日军虽已退走,但是在1946和1947这两年里,还处于两党联合时的后期内,上海进步报纸发表我的时事漫画,对国民党虽有所不利,但上海国民党当局还不能干涉。这就使我能安居在上海。在那里又多蒙同乡老漫画家余所亚兄,邀我住在他和版画家李桦兄同住的家,我就长住下来了。1947年底,国民党军内战溃败南撤,住在上海的文化界进步人士纷纷避居到香港,我也去了。每天创作一幅幽默漫画《康伯》发表在《大公报》,凭每日8元稿费为生。

四

1949年新中国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,我即返回北京,进入报社任美术编辑。那时我被安排主持约集漫画稿件,也创作漫画稿,以此为业了。有时见一些题材不适于用漫画表现,就写成杂文,有的还可配上一幅漫画插图。

1951年,我为报社约集漫画稿,到美术学院拜访那里的漫画家梁先生,约他投稿。他介绍从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,很爱画漫画的陈今言小姐。我看她很朴实,又健美活泼,就请她来我家,很用心尽可能天天招她来,在我家教她画。半年之后,两人相爱再也分不开了,终于成家。今言在报上发表的漫画作品虽然不很多,但她发表在《北京日报》的一幅批评建筑崇尚盖大屋顶的漫画,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称赞。我们夫妻俩共生三子。幼子名晓纲,他受父母影响,从小就爱漫画创作,如今已成为国内一位杰出的动漫画家。

1950年,我为学俄文进俄文夜校,和同学钟灵、邵燕祥要好。钟灵早年曾在报上发表过漫画,于是我们两人就合作漫画,用笔名“方灵”投稿在报上发表。原来我们两家靠近,只有骑车20分钟的路程。不料四年后,我家从团结湖附近搬到天桥附近,钟灵则从中南海内搬到后海去,我们两家相距太远,从此就很难再一起合作漫画了。但仍常在一起。记得是从1980年开始,每到春节年初四,住在团结湖那里的著名音乐家李凌兄,必定邀导演谢添,相声大师侯宝林,漫画家钟灵和我四人,到他家里盛宴欢聚。有一天,钟灵、侯宝林和谢添三人在我家围坐在小圆桌旁饮酒吃饭谈天,钟灵说他很怕发胖,我说:“你不会少吃点!”他说:“不行,我喝水也胖。”侯宝林接着说:“这玩艺儿好养活。”逗得我们大笑,我差点儿把一口饭吐了出来。记得是在1979年里的一天,侯宝林对我说:有的相声演员不大懂得幽默,表演不善于使“包袱”(笑料);就问我:“幽默到底是什么?怎样去解释?”我没想过这问题,说不出来。他说:“我们是干幽默艺术的,应该懂得。”于是我决定找书查。从这年开始我几乎天天想着去查。到处找各国出版的《大百科全书》,和有关的书籍与杂志查找,还买了不少放在家里不断查阅。始终没见过学者们有共同一致的解说,而看到的尽是最一般的说法,说是可笑的,逗笑的,有的甚至说:是个人的天分,或说是:无法解释的,等等。甚至没见有人说出幽默是从哪里出现的。连幽默的来源都不去查,自然很难找到它的性质了。于是我先查幽默的来源,开始去找。从1979年起一直查到2009年,共三十年了。为此过去那些年里,我只能从我在创作中所体会,写出我所理解幽默的含义,用小品文写出我的看法,在报纸上发表。很希望能得到反应,能见到学者们的批评和看法。但至今还未见过。2009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英双语对照的《幽默艺术》一书。在美国杂志上发表过一部分。至今也未见有评论。

记得是从1980年春节初四那天,著名音乐家李凌一定按时邀请钟,侯,谢和我这四人,来到李家盛宴欢聚。最初我们都是骑自行车去的。后来个个逐渐年老,只能乘汽车,只我一人骑车时间最长。再后又一个个先后都走了,连比我小三岁的钟灵也走了!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但一到大年初四,李凌爱婿叶先生,仍继续年年按时开车接我到李家或是到叶家欢聚。从1980年至今2011年,共31年了,从来没间断过。我也永远怀念着!

五

在1946年我失恋后困苦难眠,决心远离,不得不放弃,也敢于放弃我一直在学校里学了十几年,又在研究社里干了多年的理科化学和化学研究业务,就是因为我在大学里出版壁报,学会了漫画创作,在失恋不得不远离时,才敢于脱离我的工作单位,冒险到上海去,以漫画投稿维持生活。经过几年锻炼,渐渐掌握了漫画的创作艺术技法,学会了多一种谋生的本事。由此可以推想:人参加多些活动,就会在活动中,体会到自己可能有某种创作才能和有所爱做的事。倘若爱得深,便会成为善于做此种事的天才;也就是增多了一项谋生的本领,多有所乐,那时生活就方便多了。如果我没参加出壁报的活动,没学会漫画创作,失恋后我就不敢离开我在化工研究社的职位,只得以此为生,退休后别无所长,没事可干,也就只好返回祖籍广东中山市的南朗左步村休养了。

这是我的一项生活体验,写出来供人参考。

▲ 1951年,方成夫妇合影

▼ 1956年,方成的全家福

▲ 1980年,方成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

▲ 1949年10月,方成摄于天安门

▲ 1971年,方成在人民日报社河南叶县干校

▲ 1998年,方成在人民日报宿舍民3楼家中

▲ 2000年,这是方成家中的“多功能厅”